



歷史與空間

岳麓的風橘洲的雨

早春赴長沙，總有一種朝聖的意境。它的紅色基因令我夢繞魂牽，其山水風光也教人心馳神往。

位於長沙市中心的岳麓山·橘子洲旅遊區，總面積35.2平方公里，包括岳麓山、天馬山、橘子洲、桃花嶺、石佳嶺、寨子嶺、後湖、咸嘉湖八大景區。最以岳麓山和橘子洲當仁不讓成為星城兩張最耀目的精神名片。

先上岳麓山。岳麓山位於長沙西郊，東臨湘江，面積8平方公里。唐宋至今，岳麓素以山幽、林壑、澗深聞名於世，古賢讚其「碧嶂屏開，秀如琢珠」。山上古木成林，唐代的銀杏、宋元的香樟、明清的楓樹數不盡數，更是著名的賞楓勝地。其清風峽、蟒蛇洞、岳麓寺、天心閣、禹王碑和岳麓書院、愛晚亭等景點名揚天下，山上還有黃興、蔡鍔等革命志士墓園。

岳麓山罡風勁吹，令人神清氣爽、為之一振。正是早春二月，滿山鬱鬱蔥蔥、杜鵑（長沙市花）盛開，美得令人驚艷。筆者先去拜謁清風峽口、愛晚亭下大名鼎鼎的千年學府岳麓書院。瀏覽了御書樓、文昌樓、半學齋、十彝器堂、濂溪祠、自卑亭等古建築，令人遐想曾經的輝煌。岳麓書院建於宋開寶九年（976），宋代大儒朱熹主講時學生超千人，係我國四大書院之一。清光緒年間（1903）升格為高等學府，1925年改為湖南大學。書院與疊翠峰巒、參天古木交相輝映，堪稱鍾靈毓秀、人文薈萃之勝地。難怪它滋養了傑出的湖湘文化，培養出一代代先賢人傑。

岳麓書院的「半學齋」最引我關注。1918年4月，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，與蔡和森等同窗成立以「改造中國與社會」為宗旨的新民學會，同年又創辦「工讀同志會」。時其恩師楊昌濟正在岳麓書院籌辦湖南大學，毛澤東等就寄住於「半學齋」這間陋室，開啟其「新村夢」——「新村生活」是他「改造社會」一種嘗試。儘管生活艱苦、溫飽難繼，面對列強的擴張、軍閥的橫行、張敬堯的昏庸和青年的煩惱、民眾的苦難，這群「憤青」迎着岳麓的罡風，來愛晚亭探討明志，追問自己向何處、湖南向何處、中國走向何處去的家國大事。古廟中一副「四面雲山來眼底，萬家憂樂到胸口」舊聯正是他們當時的心

境。「新村夢」雖然失敗，他們卻汲取教訓，思想趨於成熟。翌年秋毛澤東第一次進京，已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推薦他進北大圖書館當助理，幸遇館長李大釗，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……

岳麓山的風是剛烈的，也是儒雅的。正是這股風，磨礪了青年毛澤東的體魄與意志，讓他認清舊世界本質，為日後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滋養了精神儲備。強勁的山風越來越大、松濤呼嘯不停，似在講述毛澤東當年的救國之志。不禁想起湖南晚清知名詩人黃道讓那首《重登岳麓》來：「萬壑風來雨乍晴，登高一覽最松惺。西南雲氣開衡岳，日夜江聲下洞庭」。

從岳麓山南大門（牌樓）乘觀光索道，20分鐘抵達頂端，星城全景盡收眼底，蔚為壯觀。東望便是浩浩湘江，我見湘江上好像泊着一艘綠色「航母」，同行一位中年男子道：「那就是橘子洲頭啊！」我正想去橘子洲。那人道：「橘子洲距岳麓山有8公里，從岳麓東門乘地鐵，20分鐘即到，我們也去橘洲，您跟我走吧！」

途中同行者介紹：橘洲起源於晉惠帝永興二年（305年），因激流迴旋、沙石堆積而成。清代時有上洲、中洲、下洲三島，後來演變成一串長島，因盛產橘子而得名「橘子洲」。春夏秋冬，各顯異彩，乃瀟湘八景之一……

終於來到久聞大名的橘子洲。它橫貫湘江，是一個南北走向、綿延十多里的狹窄島嶼，又稱長島。是湘江下游眾多沖積沙洲中最大者，有「中華第一洲」之譽。橘子洲四面環水，栽滿香樟、梧桐和白玉蘭，濃蔭密布、鬱鬱蔥蔥，一派「萬類霜天競自由」氣象！

忽然下起雨來，淅淅瀝瀝，使橘子洲更具詩情畫意。景區介紹說，1960年橘子洲建成14公頃的橘洲公園，1962年對外開放。後更名岳麓山風景名勝區橘子洲景區，不啻為國家5A級景區，更是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。我瀏覽了詩詞碑、頌橋亭、「誰主沉浮」雕塑廣場等景點。島上最令人矚目者當是高32米、長83米、厚41米的毛澤東巨鵬頭像，這尊鋼筋混凝土結構、外表花崗岩石材的雕像，以青年毛澤東形態為基調，突出一代偉人風華正茂、胸懷奇志的光輝形象，氣勢恢宏、形神皆備，令人高山仰



● 橘子洲頭的毛澤東雕塑。 作者提供

止！久聞橘子洲與毛澤東深有淵源。這裏是他走向革命的啟蒙地和發祥地。1913起，弱冠之年的毛澤東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，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，他常與蔡和森、羅學瓚、張民弟等同窗好友聚集橘子洲，開展各種活動。毛酷愛游泳，尤喜到大風大浪中弄潮。課餘他常偕蔡和森等人來橘洲，到湘江中流擊水，詩言志，探討拯救中國、改造世界的大事。一個風雨交加的秋日，他仍跳進湘江迎風搏浪，脫口詠出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」的絕唱，到晚年他還記得這兩句。

1925年深秋，32歲的毛澤東自粵返湘領導農民運動，他重遊橘子洲，想起當年在橘洲的青春豪情，揮筆寫下名篇《沁園春·長沙》：「獨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頭。看萬山紅遍，層林盡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爭流。鷹擊長空，魚翔淺底，萬類霜天競自由。悵寥廓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攜來百侶曾遊。憶往昔崢嶸歲月稠。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；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。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糞土當年萬戶侯。曾記否，到中流擊水，浪遏飛舟？」24年後，他的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」終於如願，親手在天安門升起震撼世界的五星紅旗。1950年5月，周總理陪毛主席重遊橘子洲，兩人從容而欣慰，毛出上聯「橘子洲，洲旁舟，舟走洲不走」，周作下聯「天心閣，閣中鶴，鶴飛閣不飛」，沒有勝利者的灑脫，何來此等文壇佳話？

遙想當年，岳麓的風和橘洲的雨，那是腥風血雨、淒風苦雨，是山雨欲來風滿樓、革命浪潮剛起頭；再觀今朝，岳麓的風和橘洲的雨，這是春風化雨、和風喜雨，是天風吹來及時雨、千年夢圓新神州！感慨於此，雁翔詩云：

岳麓山上憶方道，
橘子洲頭縱情遊。
崢嶸歲月何壯烈，
直教今人鍋宏猷！



來 鴻

春天是一位美麗的新娘，而桃花就是春天的唇。桃花之於春天，不是無關緊要，而是不可或缺。有了桃花的春天，才能神采靈動，才能含情脈脈，才能風姿絕代。桃花色澤明艷，或紅或白，或紅白相依，五瓣初開，便風情萬種，桃花是春天最好的信物。

在我看來，梨花雪白，雖稱得上清新脫俗，但終究是少一份人間煙火味。迎春花金黃濃密，雖然熱情似火，可又少了一份矜持。菜花太野，梧桐花太繁複，月季花太圓潤。細細究來，無一不是美中不足，按照「二十四番花信風」來講，桃花開在驚蟄時節，是驚蟄第一候，桃花花期長，是春天的依託，白居易詩云：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」就道出了桃



生活點滴

斑鳩是一種靈性之鳥，也是皇帝封的福壽鳥。據《風俗通》記載，劉邦當年在秦陽大敗後，被項羽一路追殺，身邊的士兵全部死光了，他只好躲在路旁的一口枯井裏。項羽的追兵到了枯井旁，看見有兩隻斑鳩飛在井欄上嬉戲，以為井下沒人，就快馬加鞭地向前追去。後來劉邦做了皇帝，知道斑鳩救過他的命，就改以前捕捉斑鳩進貢為在賜品上雕飾斑鳩杖，規定每年正月初一為放生日，天下臣民不得捕殺斑鳩。

民間傳說中，斑鳩除了是福壽鳥，象徵忠貞不變的愛情鳥，代表友情的友誼鳥（只要兩個人手中有斑鳩，就永遠是朋友）外，還是可以驅散邪氣，消災去難，庇佑家人的吉祥物。如果一隻斑鳩飛到你家中，預示着一家人今後會生活得無災無病、和諧幸福。「鵲笑鳩舞」說的就是喜鵲歡叫，斑鳩飛舞的幸福場面。而在國外，在基督教的信仰活動中，斑鳩還是可以獻給上帝，博得上帝喜悅的祭物。

斑鳩的天敵是鷄子。鷄子也叫雀鷹，是一種小型猛禽，樣子像鷹，但比鷹小，飛行能力很強，速度極快，常常獨自飛翔於天空。發現地面上的獵物後，就急飛直下，忽然撲向獵物，用銳利的爪子抓住，然後飛到樹上或飛到空曠地帶，用爪子按住獵物，用嘴撕裂吞食。碰到鷄子，斑鳩一般難逃厄運。鷄子不僅食斑鳩、鴿子、野兔等小型動物，也抓農家飼養的小雞。看到鷄子在天上飛翔時，農人都會敲響盆子大聲吶喊著，讓斑鳩和小雞趕快躲藏起來，將鷄子攆飛到別處。



豆瓣閒話

● 青 絲

鮭魚之亂

寶島一家連鎖壽司店早前推出優惠活動，凡到店裏消費的人，只要名字帶有「鮭魚」就能免單。結果短短幾天內有一百多人改名，且大部分是「X鮭鮭魚不沾醬油只沾哇沙米吃才是王道」這種惡搞犯貧的無厘頭名字。

按規定，當地人一生可以改三次名，但悲劇的是，有人計算失誤，忘了自己之前已經改過兩次，本想佔完便宜白吃了壽司再把名字改回來，結果「實至名鮭」。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一輩子的名帶特效，不管時隔多久，江湖上依然會有鮭魚的傳說。而且當事人內心無法化解的尷尬，會遠大於被他人關注的傷害。就像一個人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不慎摔了一跤，自覺出糗的羞恥感，會比被路人看笑話還要難以忍受。

這樣的烏龍改名事件，免不了會有過度消費主義、娛樂至死的批評。歷史上也有過很多改名的例子。北宋初，「二宋」之一的宋庠本名宋郊，他登第後，有人指責其名不吉，「郊」音同「交」，是要把宋王朝交與他人。宋郊遂改名宋庠。明代一個名叫鬱鬱的童生，到省城應童子試，主試的學政看到這一極具個性化的名字，頓然「寡歡」，把他擋在考場外邊，勒令若不改名，就不准入場考試。

現代經濟學家發現，人們在做風險選擇前，多是通過收益結果來評估前景，制定決策。像宋庠和鬱鬱改名，肯定也經過權衡，因為不改名的話，直

接就被淘汰，沒法再走仕進之路了。但既然是用自己的名字作為賭注，就要有勇氣承擔不同的結果。那些冒險失敗、只能一輩子叫鮭魚的人，就像斯蒂芬茨威格在《斷頭王后》裏描述路易十六的瑪麗王后：「她那時候還太年輕，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，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。」

迎合世俗牟利，是一種你情我願、互相配合、心照不宣的遊戲。晚清江西詞人勒方鎬原名勒人璧。典出明人胡應麟的《詩藪》：「家驢人璧。」喻指優秀人才。他參加國子監入學資格考試，獲錄取後，考官對他的名字大發議論，稱勒人之璧，即強行索取他人玉璧，這是怎樣的品德行為？況且，璧與逼同音，既勒人，而又人逼，不合乎君子的道義，兩名當改。

勒方鎬參加的拔萃科每12年才舉行一次，成績優秀者須由考官保送入京，機會非常難得。所以他不敢申辯，怕觸怒專斷輕率的考官，令對方感覺被打臉，於是乖乖改名迎合。而這種厚黑之術在利用人們完成傳播的同時，也在傷害人們，因為只要有退路，問題就永遠不會受到正視——就像為了吃壽司改名鮭魚的鬧劇，若無人受懲罰就會還有下一次。

不過，那些今生已注定要「墨守成鮭」的人，也沒必要為此喪氣。至少在熟人群體中，這樣拉風的名字就像《哈利波特》裏的伏地魔，是誰都不敢直呼的禁忌。

● 王曉陽

桃花是春天的唇

花的不平凡之處。桃紅又是一年春，大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！

桃花代表美好，古往今來深受人們的喜愛，可謂「中華古典文學中最美意象」。打開歷史的扉頁，慢慢品讀，處處可見桃花的綽約風姿。《詩經》中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」流傳千古，一直為人們樂道。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：「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」，寫出了別有洞天的人間仙境！「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，詩仙李白筆下的桃花，麗質天成，清新雋永，幽遠芬芳。杜甫在《江畔獨步尋花》裏寫道：「黃師塔前江水東，春光懶困倚微風。桃花一簇開無主，可愛深紅愛淺紅。」張志和在《漁歌子》中膾炙人

口的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，蘇軾在《春江曉景》中的佳句「竹外桃花三兩枝」，勾畫了風姿各異的桃花神韻。桃花在歷史的長河中燃燒著詩情畫意，吊著詩仙詩聖們的胃口，可謂三生三世，十里桃花，綿綿不絕，「苦了文人」。

桃花是春天的唇，少了桃花，春，便殘了。漫步桃花林，那排紅嫣紅的花朵，爬滿了枝頭，為大地披上最美的霓裳。那深紅淺紅的花瓣上，似乎還殘留着一絲風霜雪雨，那一片片花瓣，似乎還染著流年的花粉，醞釀著花開的歌謠，催開了一個爛漫明媚的春天。

桃花是春天的唇，讓春天這個新娘楚楚動人、有情有意。桃花怒放，暖陽明媚，桃紅又是一年春。

● 羅大佳

斑鳩叫喚「咕咕咕」(下)

小時候的故鄉，拮据而清苦，大自然的樂趣，不僅是欣賞，更多是生存的索取。農人在幫助斑鳩對付鷄子的同時，也打着斑鳩美味佳餚的主意。斑鳩的蛋，比一般的鳥蛋還大，而且潔白乾淨。斑鳩的肉細嫩鮮美，是野味中的上品。在哪兒吃飯都成問題的年代，肉食的匱乏可想而知。於是斑鳩，成為鄉村裏大人小孩最好的獵物目標。

一天晚上，大哥不知從哪裏借來一隻火銃、一隻電筒，說是要帶著我去山林裏打獵。我跟著他，悄悄地進了山林。山林裏很寂靜，也很恐怖，不時還能看到放著白白綠綠花圈的墳塋。儘管我們的腳步很輕，還是不時驚醒一些鳥兒，撲騰著翅膀飛出了樹林。大哥在樹林裏轉來轉去，轉了半天也沒找到目標。我問大哥到底在找什麼，大哥小聲告訴我，在找卷子樹。大哥說，田邊地坎卷子樹上的斑鳩，警惕性很高，你還沒到樹下，牠就飛走了。山林裏的卷子樹因為周圍樹多，斑鳩宿在上面要鬆懈一些。大哥正小聲和我說著話，忽然要我別動，順著他的手電筒光一看，一隻胖嘟嘟的斑鳩，正站在一棵卷子樹極枝上。大哥用手電筒光亮晃了一下，斑鳩好像睡意朦朧，見了手電筒光亮也沒有立即飛走。大哥把手電筒給我，要我繼續照著那隻斑鳩，然後悄悄舉起火銃，「轟」的一聲，黑黑的夜空中閃過一道火花，林中的鳥兒驚叫著飛出了林外，那隻斑鳩應聲掉了下來。我和大哥快步過去，斑鳩還未死去，瞪著一雙驚恐的眼睛，撲騰著翅膀想逃向草叢深處，大哥一把抓住牠的翅

膀，將牠拎到手上。這時我聽到那棵卷子樹上傳出幼鳥的聲音，我說想爬上樹去看看，大哥說我可能聽錯了，這時候鳥兒都飛光了，哪裏可能有鳥叫聲呢？我說沒有聽錯。大哥說，那也不要爬上去，萬一有蛇呢，既然打著斑鳩了，我們還是趕緊回家吧。小時候的我，有兩怕，一怕狗，二怕蛇。一聽大哥說卷子樹上可能有蛇，我立刻乖乖地跟著他回了家。

回到家裏，父母都還沒有睡覺。見我們提回一隻斑鳩，母親去燒了一鍋開水，將開水倒在木盆裏。父親將斑鳩丟進木盆，用背兜反扣在上面，斑鳩在木盆裏撲騰了兩下，然後就不動了。過了一陣子，父親掀開背兜，將斑鳩提出來把毛拔個精光。母親用菜刀將斑鳩破成兩半，一半繫上繩子掛到灶台上熏著，另一半剝碎後，將鍋燒熱，倒上清油，丟進食鹽，和著青豆倒進鍋裏，炒熱後放進一碗水再烘。

吃飯的時候，曾經走南闖北，做過民間藝人的父親聽我們講了打斑鳩的經過。他說，樹頂上一定有一個斑鳩窩，這是一隻值夜班的公斑鳩，母斑鳩和小斑鳩肯定在窩裏，公斑鳩沒有飛走，就是為了保護母斑鳩和小斑鳩。大哥聽了直說遺憾，說他只感覺到上面可能有幼斑鳩，不要傷害了牠們，沒想到還有老斑鳩。早知道，就連那隻母斑鳩也一起打回來了。而我聽了，心裏則有一種慶幸的感覺。

不用說，那一晚，我們美美地吃了一次燉斑鳩肉。可吃飯的時候，想著窩裏幼斑鳩的叫聲，嘴裏怎麼也感覺不到斑鳩肉的香味。



詩情畫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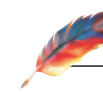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十三
為《小梅花屋》題詩

夏巧尊與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共事6年，交情甚篤。1914年，夏巧尊租住杭州彎井巷舊民房幾間，稱為「小梅花屋」，攜家人入住，請當時的名畫家陳師曾為此屋畫圖，並請李叔同賦詞題於畫上。

夏巧尊也親自題《金縷曲》一首，其中有：「竹屋紙窗清欲絕，慰我荒涼意。自領略，枯寒味。」此畫亦另有兩位文人題詠於畫上。有資料顯示，此幅集陳師曾、李叔同、夏巧尊、徐章嶽、陳夔等人的珍貴作品存於夏巧尊女兒夏滿子處，雖我遍找資料不獲，未能親睹此文采風流的作品，但深知仍在世上也稍感安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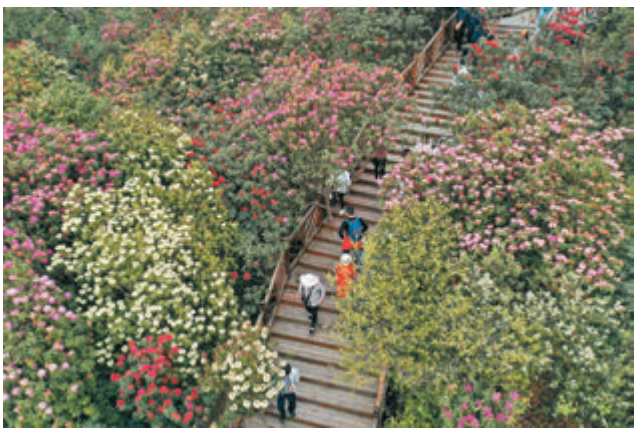
找不到原作參考，只好用我的拙筆和想像描畫，請勿見笑。



詩詞偶拾

清明

又見追遠淚痕痕
行人遙足履沉沉
代代軒轅代代祭
端奉心香酒一樽



● 清明時節，遊客在貴州畢節百里杜鵑景區遊覽。 中新社

● 唐至量